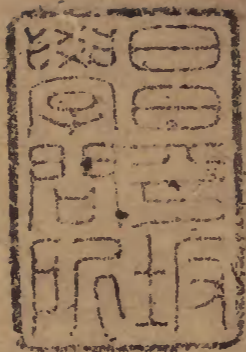


小學書集解正誤

九十



漢書門			
九	三	七	六
一	七	〇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九		漢
九	三		書
八	七		
函	〇		
一	四	六	
三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76	
冊數	4	( 4 )	
函號	298	22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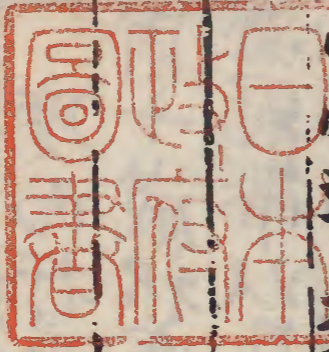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初二章實家  
庭之教

小學書卷之九



淺草文庫

海虞

吳訥集解

姑蘇

陳祚正誤

浦阪

謝庭桂校刊

善行第六

外篇

善者德之實行也此篇皆載漢唐宋以來賢者之  
善行以實夫立教明倫敬身也通八十一章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  
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  
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

呂氏家訓正獻公名公著字晦叔宋哲宗朝拜相  
封申國公簡謂簡要重謂重厚寡謂省事默謂慎  
言也不以事物經心者謂凡世俗之事皆不以經  
營於心也夫人公著之妻魯參政宗道之女規矩  
者法度之器所以為方圓者也蹈行也榮公為正  
獻長嫡故父母雖甚鍾愛然每事必教之依循法  
度而行焉

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  
必冠帶以見現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  
不得去巾機縛紮褻衣服唯謹

甫始也祁大也縛繞也纏纏褻者即內則所謂偏今  
人謂之行勝束脰至膝纏繞袴管故曰縛袴也熊  
氏曰大寒大暑若可以自便矣然猶執禮如常時  
而不敢怠也

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  
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  
茶酒喧雜之肆行步不一入者所行必由於正也  
市巷鄙野之語鄭衛淫哇之音不一經於耳者所  
聽必由於正也異端不正之書邪惡非禮之色不  
一接於目者所視必由於正也

市井市交易之處  
處為市故稱

判  
宰相此典例  
曰判

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潁郡名歐陽公名脩字永叔廬陵人宋進士英宗朝官至叅知政事卒謚文忠焦先生名千之字伯強客寓歐陽公家故正獻延之俾教榮公及諸弟也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辭色

榮公與諸弟或因學業或因言動微有過誤差失先生正坐召使相對自朝抵暮不與之言待其恐懼畏伏悔悟深切方少舒辭色以待之其嚴如此

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德德性器才器人性本善而氣質不同苟無父兄教訓於內師友導化於外則安能有成也哉程子曰天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教化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也

○呂榮公張夫人待制諱昱溫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

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為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

童蒙訓待制官名女幼父母聚愛然非獨愛之而  
又能教之也更再也益增也飯以充飽羹以侑飯  
致許再增若魚肉則取其味適口故不許其再益  
是非獨使之寡嗜味亦欲教之習儉也轉運亦官  
名宋世得專制一道征伐刑獄錢穀之任夫父之  
貴盛若是而子女飲食之儉若此可見其治家之  
有法也

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

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洛謂申國夫人曰豈  
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張待制呂正獻公皆魯恭政之婿後張女嫁正獻  
之子榮公一日張妻來呂氏視女見女私室有鍋  
釜等器乃作色謂其妹申國夫人曰兒女輩豈可  
令私造飲食以敗壞家法乎熊氏曰呂氏家法固  
美矣而張待制魯恭政家其閭範又嚴正如此可  
見當時士大夫家禮義成習豈後世之可及乎

○唐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  
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

唐李氏王天下  
之號城字九宗  
定州人謁告  
斥逐也

養去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唐書列傳城字九宗唐德宗時任司業夫忠孝二者為學之大端士居大學而又缺定省則所學為何事哉故聞城言而歸者二十人其忘親久不歸者擯斥之

○安定先生胡瑗音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

歐陽文集隋唐以後取士之法進士以詞賦專尚浮華明經以隱僻專尚貼括於經書大義聖賢事業皆不之講故先生以為憂也

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去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

宋仁宗景祐中安定嘗為蘇湖教授條教條約約束也以身先之謂不獨以言教也暑熱不去公服蓋所以嚴師生之禮也

解經至有要義根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磨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去實

儼誠實切到之意治已而後治人明體而適用也刮磨刮去昏蔽而磨以光澤韓子所謂刮垢磨

光是也傳依也敦厚也依經義者尚理而不尚浮  
文也敦行實者尚篤行而不尚虛言也

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  
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  
者人各治一事又無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  
類其在太學亦然

皇祐中安定為國子直講後進職天章閣待制仍  
領學事實元中下湖學取其教法頒之太學庠舍  
不能容謂生徒眾也疏通謂氣質開明有器局謂  
局量寬廣也

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  
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  
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循循有次序而不越禮度也雅飭雅素而謹飭也  
辭氣異乎常人故不問知為先生弟子四方從學  
者眾故稱先生必知其為安定也後劉彝賜對神  
宗問鄉師何人彝對曰臣少師胡瑗瑗以道德仁  
義教東南諸生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  
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垂  
法後世者其文也學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

于皇極者其用也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故風俗媮薄瑗當寶元明道之間以體用之學授諸生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者瑗之力也朱子曰胡氏開治道齋亦非獨只理會此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安定規模雖少踈然却廣大著實也

○明道先生言於朝潮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

文集方氏曰君上所化謂之風民下所習謂之俗

愚謂治天下固以是二者為本然得賢才則可以化成天下是則得賢才又為正風俗之本也

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法學材良行法脩者延聘敷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

近侍賢儒謂近侍儒官百執事謂朝之百職皆令推求詢訪上則德行事業足為師範表儀之人次則篤志嗜學材美行脩之士延聘者遣使以聘也敷遣者敷送以禮也萃聚也正學古昔聖人教人之學也

之學也

**正學**

正學古昔聖人教人之學也



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  
以往脩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

本乎人倫之常明乎事物之理由洒掃應對以充  
乎孝親悌長周旋禮樂此皆小學之教也

其所以誘掖激勵漸大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  
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  
人之道

以言教引曰誘以手扶持曰掖激謂激作勵謂勉  
勵漸如水之浸物摩如石之攻玉成就謂成就其  
材器也擇善者格物致知也脩身者誠意正心脩

身也化成天下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此皆大學  
之教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

其學行法皆中法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  
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  
次以分教天下之學

葉氏曰學行中於是者謂能擇善脩身足以化成  
天下蓋成德之士也於是又取材識明達可與適  
道者使受學於成德之人學之既成上者使教國  
學其次分教天下之學也

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貢與於大學大學聚而教之

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

入學之法始縣學次州學次以賓禮升之大學太學又教之而歲論其賢能於朝而後官之此做周禮鄉大夫賓興與司馬論士之制也

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法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葉氏曰以此選士則通於理而適於用本於身而及於天下其與文辭記誦取士者有間矣○朱子曰明道論學制最為有本讀之未嘗不慨然歎也

○伊川先生看詳學制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

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

文集宋哲宗元祐初伊川任崇政殿說書同孫覺顧臨看詳國子監條制蓋以教化之地禮義為先而月有試較其高下非教化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未至者則師教導之而不使習於爭競也

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好全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法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製造也道明德立之士制堂以延待之使多士之

有矜式也鐫刻也解額謂秋闈鄉試之額也宋元  
豐中國學解額增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故欲鐫減  
其額均於外郡使士人各安鄉土以絕奔競之私  
也省繁文末節以專委任之道勵行誼名檢以厚  
風化之源復置齋舍以待行能可賓敬及通治道  
可為吏之師法者至於天下之士有來游學者亦  
立觀光法以處之凡是者通數十條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

藍田縣名在今西安府呂氏長大中字進伯次大  
防字微仲次大約字和叔次大臨字與叔鄉約謂

與鄉人約誓者勸勉也按本註德謂見善必行聞  
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  
能御童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游能守廉  
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為  
人謀能為眾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與利除  
害能居官舉職是也業謂居家則能事父兄教子  
弟制妻妾在外則能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  
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如禮樂射御書數之  
類皆可為之非此類則為無益也

過失相規

按本註犯義之過凡六一曰酌博鬪訟朱子曰酌  
謂酌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鬪謂鬪毆罵詈訟謂  
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是也  
二曰行上踰違朱子曰凡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也  
三曰行不恭遜朱子曰凡侮慢盛德持人長短恃  
強凌人知過不改聞諫愈甚是也四曰言不忠信  
朱子曰或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則  
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是也五曰造言誣毀  
朱子曰凡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小為大面是背  
非或作朝咏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

蒲博  
培克  
謂裴斅也  
積  
減也

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是也六曰營私太甚朱子  
曰凡與人交易傷於培克專務進取不恤餘事無  
故而好干求假貸受人寄託而有所欺是也○不  
脩之過凡五一曰交非其人朱子曰所交不限士  
庶但凶惡及惰惰無行衆所不齒而已朝夕與之  
游處是也二曰游戲怠惰朱子曰游謂無故出入  
及謁見人止務閒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  
侮或馳馬擊鞠而易賭財物者怠惰謂不脩事業  
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是也三曰動作無儀朱子  
曰凡進退太踈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

而不言者衣冠大華飾及全不完整或不衣冠而入街市者是也四曰臨事不恪朱子曰謂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是也五曰用度不節朱子曰謂不計有無過為侈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管求者是也聲去

### 禮俗相交

按本註謂婚姻喪祭祭祀往還書問慶弔之類

### 患難相卹

按本註一曰水火朱子曰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吊之也二曰盜賊朱子曰近者同

力追捕有力者為告之官司貧則為之助出莫賞也三曰疾病朱子曰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也四曰死喪朱子曰闕人則助其幹辦貧乏則賙贈及為之借貸也五曰孤弱朱子曰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為之區處稽其出納或聞於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之求婚姻貧不能存者以眾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眾人力為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也六曰誣枉朱子曰有被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于官府則為

言之有方略亦可以救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困而失  
所者眾共以財濟之也七曰貧乏朱子曰有安貧  
守分而生計太不足者眾人聚財濟之或為之借  
貸置產以歲月償之也賻音奉  
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  
不悛銓者絕之

悛改也不改則絕之使不與於約也熊氏曰此即  
古者族師月吉書孝弟之遺意書其善者而勸之  
書其惡者而戒之人心孰不興起於善哉何氏曰  
子朱子嘗為更定鄉約有每月旦集會讀約之禮

今不敢取之以增損其本文止將過失患難註說  
附載使讀者有攷焉

○明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  
明道行狀朱子曰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  
欲其所知無不盡也知心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  
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  
之地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知無不盡則心  
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也意不自欺則心之  
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  
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

窮理盡性者窮究  
天下事物之理而極其  
心之理也

家國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此大學之序也正誤併  
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

灑掃應對小學之教也窮理盡性大學之道也窮  
理即上文致知至於知止之謂盡性即上文誠意  
至於平天下之謂也循循謂教有次第由小學而  
入大學也朱子曰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  
以收其致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  
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  
收小學之成功也正誤併

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窺高所以輕自

大而卒無所得也

病患也趨奔也闚門中視物謂所見不能廣也卒  
終也愚謂升高自下行遠自近學之序也自大小  
學之序言之洒掃應對小學之方所謂近者下者  
也窮理盡性大學之道所謂高者遠者也以大學  
之序言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非近而下者  
乎齊家治國平天下非高而遠者乎世之學者當  
其幼也既不能由乎小學之教及其長也又不能  
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唯日鶩乎蕪藻無  
益之習由是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推之

於家則其道不能行於妻子又安能有所得以推  
 之治乎人哉子朱子輯小學書引明道教入之法  
 以實立教之終讀者勉焉四  
 也知者實其心知其心之所欲其必自謙而無自欺也  
 天不乎也洒掃應對若脩其服勞奉上下無一不  
 吾心之誠也窮理之性也致知為窮究之始知事物之理而極  
 之誠意為行性之初平理之精聖賢教人必應對為事  
 下誠意洒掃應對之遠且高者正以理充不在而教人  
 不可不速者其存也李則有璣等陵節之失所以徒  
 自好其高而無得於世之  
 李者其可

右實立教 凡八章

李氏曰首二章實家庭之教次五章實學  
 校之教後一章實師弟子之教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  
 母逃難去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為養去數遇賊  
 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詞氣愿願款  
 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殺之或乃指避兵之方  
 遂得俱全於難

漢書列傳革字次翁臨淄人王莽末世亂兵起革  
 負母出避母棄車恐動革負轆牽之採拾者採拾

實明倫  
 李氏云首十章實  
 天子親

實不中其言者謂  
 之款  
 誠謹也



轉客  
猶飄泊

草木之實也數煩也愿款誠慙也盜賊非惟不忍  
加害乃或指以避兵方向母子於是獲全非孝誠  
之至其能然乎

轉客下邳貧窮裸魯果跣切典行傭庸以供母便身  
之物莫不畢給

下邳今邳州裸者衣破露肉也跣者履破露足也  
行傭者傭顧與人得財以養也便身之物者母身  
所便安之物也已身裸跣傭工為養非獨母口體  
之奉不缺至於便身之物皆備非至孝其能然乎  
建武中天下平定革奉母歸鄉鄉人稱曰江巨孝

○薛包好誡學嘗四行誡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  
日夜號評泣不能去至被毆嘔杖不得已廬于舍外  
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  
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哀

漢書列傳包字孟嘗汝南人包父信後妻而憎前  
子至公異而逐之包以父母無可去之道推號泣  
怨慕而已及被毆杖不得已乃居親舍之外每旦  
則入灑掃冀親之見憐也反又逐之乃出住里巷  
門側居雖漸遠然晨昏之禮不怠益虔孝誠感動  
還之於家包其可謂孝矣若夫服喪過哀人子之

道當然也

口誤

其後親喪哀哭過常包其可謂篤孝矣

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心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父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去聲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劫破其產輒復賑給

後包弟娶妻生子因求分異包不能心奴婢則引其老者田則取其荒蕪者屋則取其傾頓者器物則取其朽腐敗壞者及後弟之子頗致貧困包復恤助之後安帝聞包名建光元年公車徵至拜侍

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賜告歸鄉加禮如毛義賜米千石歲以八月長吏問起居賜牛酒年八十餘以壽終李氏曰子之於親一體而公不可斯須而相離也兄之於弟分形連氣不能不相愛也包之不幸始也父出之積歲餘而始還之終也弟子分異之雖中分其財卒復賑給之可謂善處所難而不失其正者也後世父子異居以為順命兄富弟貧不相救濟以為衣食各異者寧不有愧乎

○王祥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朔諧制禁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

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厚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柘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

晉書列傳祥字休徵琅琊人牛下午糞也剖冰謂破冰求魚也冰忽解而魚出者孝誠所感也燔肉為炙母思雀炙而雀飛入者亦誠孝之致也柰果名風雨抱樹泣者恐傷柰實有拂親之心也祥仕晉後至太保居三公位以壽考終朱子曰王祥孝

感只是誠發於此物感於彼世間事千頭萬緒只一箇道理到感通處自然首尾相應或自此發出而感於外或自外來而感於我皆一理也

○王裒字偉元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眾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

晉書孝友傳司馬叅謀軍事之官東關之敗魏嘉平四年吳諸葛恪敗魏師于東興是也誰任其咎言誰當其罪也孤昭自稱也裒切

哀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

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平涕淚著直  
切樹樹為去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  
不三去復福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我之篇  
徵聘也辟除官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莪詩之  
辭也三復再三反覆誦之也廢蓼莪篇者門人恐  
哀悲感故棄是篇而不敢誦也  
家負躬耕計口而田度鐸身而蠶五或有密助之者良  
皆不聽及司馬氏墓初魏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  
以示不臣于晉

躬畊親務農業也計口筭家口所食不多種也度

身量家人所衣不多蠶也密助不聽謂人私助之  
皆不從也司馬昭沒其子炎遂篡魏自立為晉武  
帝故哀以父被昭所害終身不面西而坐也

○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去夏則扇平枕席冬則  
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晉書孝友傳西河縣名延字延元色養承順顏色  
為養也扇枕令涼溫被令暖可謂孝矣至若體無  
全衣而親極盡五味之滋養非純孝其能然乎按  
本傳延有繼母卜氏盛冬求魚延向汾河叩頭而  
哭有魚躍出以進卜氏悅撫延如己生

○柳玘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

柳氏家訓山南名瑄字從律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故以山南稱之曾祖王母姓長孫氏瑄曾祖崔攜之妻也唐夫人瑄祖崔懿之妻也乳以乳飲之也不粒食無齒不能食飯也數年康寧皆婦乳之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萃聚也長孫夫人臨沒聚長幼稱其子婦之孝願後子孫皆克似之孝子錫類其族屬隆盛可知也○南齊庾黔婁為辱囁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真在家違垢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

南史孝友傳南齊蕭齊也黔婁字子貞辱陵古縣名今荊州公安縣也黔婁父名易字幼簡違遇也未旬未十日也父子一體而分父疾而子心驚汗出自然之理也忽速也黔婁即棄官而歸故家人驚其至之速也

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噤戒劇仁嘗糞甜苦易  
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母稽  
起顙嚙飯北辰求以身代

差病愈也劇病增也醫言糞甜則病增糞苦則病  
愈故易每泄利黔婁即取嘗之因糞味甜中心憂  
苦故稽顙北辰求代父死稽顙者頭至地也或問  
黔婁父病稽顙北辰求以身代數日而愈果有此  
應之理否朱子曰禱是正理自合有應不可謂知  
其無是而姑為之也愚按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  
子迫切之至情子朱子所謂禱是正理是也孝誠

感格孰謂無其應乎黔婁之禱北辰求以身代其  
孝誠為何如哉後世固知禮義崇信妖巫淫覲不  
務迎醫合藥而專禱淫昏之鬼政吾夫子所謂淫  
祀無福又安有其應哉讀者不可不察

○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  
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  
晝夜號呼哭常如袒但括之日冬不衣祛絮夏不就  
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菹菜所居屋敗不蔽  
風日兄子伯興欲為祛葺理子平不官曰我情事未  
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啜救

南史孝義傳海虞令常熟縣子平會稽人頗遽也  
蘇醒也言每哭踊則遽然氣絕而後醒也大明劉  
宋武帝年號也東土會稽也袒露臂括括髮人子  
初喪之禮也情事未申謂親未葬也子平以母未  
葬八年之久哀毀常如初喪冬不求煖夏不求涼  
食不求飽居室不蔽風雨子平其純孝乎哉  
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塚塋

會稽今紹興府後蔡興宗為郡守憫其哀苦為之  
營建塚塋以葬其母興宗其亦可謂賢乎

○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去声出其母劉氏嫁民間

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  
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

遺事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縣人雍即今西安府  
壽昌年七歲父巽為雍州守出其生母嫁之民間  
既長知之故行四方以求焉

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旬誓不見母不復還行  
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美雍守錢明逸以事  
聞詔壽昌還就官繇由是天下皆知其孝

熙寧宋神宗年號秦即古雍州地也訣別也誓約  
信也同州郡名明逸字子飛以壽昌棄官尋母之

次至也

事上聞神宗命其就職由是壽昌孝行天下莫不知也

壽昌再為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sub>平</sub>喪<sub>去</sub>明拊府其弟妹益篤為<sub>去</sub>買田宅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壽昌嘗兩為閬州廣德軍守以其養親便近故令通判河中府河中即今蒲州也拊安慰也弟妹即母嫁民間所生者宗族壽昌本宗之親屬也壽昌之孝於親盡恩意於宗族非出于天性其能然乎

次八章

寶君臣之義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二人家化之遺書浮屠誑誘註見前或問治喪不用浮屠親在而親意欲用之不知當如何朱子曰且以委曲開釋為先如不可回則又不可拂親意也

○霍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夜竊識志視之不失尺寸

漢書列傳光字子孟平陽人以兄去病任為郎積官至大將軍禁闈宮中小門也沉靜謂不浮躁詳審謂不粗率郎僕射皆官名不失尺寸言其步履



有常而不易也愚按朱子嘗曰小學所取寬或以  
馬援戒諸子譏議而竟以議梁松取禍為問朱子  
答之曰馬援之言自可為法不須如此支蔓若去  
此段後生如何得聞此一段說話至哉言乎今觀  
霍子孟出入禁闥二十年之久而行出不失尺寸  
其小心為何如此朱子所以取其所以示後學  
也舊註乃引其專權取禍不學無術譏之非朱子  
之意故皆不取餘做此

○汲黯乙景帝時為太子洗乙馬乙以嚴見憚武帝  
即位召為主爵都尉以數朔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

太后弟武安侯田蚡恣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  
為禮黯見蚡未嘗拜白揖之

漢書列傳黯字長孺濮陽人洗馬東宮官憚畏也  
主爵都尉亦官名也田蚡武帝母王氏同母弟漢  
以俸祿為階級有中二千石二千石至百石之不  
同中二千石月俸一百八十石歲俸踰二千石故  
曰中也中二千石九卿之官蚡見之亦弗為禮黯  
性剛直見蚡不拜唯揖之而已爾

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  
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祛手上怒變色

而罷朝公卿皆為下喑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撞也

云云顏師古曰猶言如此如此也唐虞唐堯舜舜也戇愚也汲黯直言公卿皆恐獲罪然武帝止以為愚而不之罪武帝之賢豈當時公卿所能知哉群臣或數赴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數責也輔弼左右佐輔之臣也從諛承意謂順從諂諛奉上的意也黯恐陷主不義不愛其身犯顏直諫當時群臣豈能知哉

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朔終不痊愈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止無以喻喻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貴奔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告休假也賜告賜其休假以治病也喻與愈同嚴助會稽人時任侍中漢法病滿三月當免官黯病久故助又為請告也止與無同喻人之喻當作喻輔少主守成言可託孤也賈孟賈育夏育二人皆

古之有力者弗能奪謂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社稷  
臣謂與社稷同存亡者也

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現上或時  
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現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  
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青衛青字仲卿姊為武帝后侍中侍於禁中踞據  
物坐也廁何氏曰溷廁韻會注居高臨邊垂也如  
淳曰牀邊側胡氏曰山岸也未詳孰是弘公孫弘  
宴見宴閑時見也武帳者置兵衛於帳中也武帝  
於大將軍丞相之貴重待之之禮亦薄獨待黯之

禮甚至則黯見知於帝有素矣惜乎徒能敬禮而  
不用其言也

○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大武奉使去并州  
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  
當以實告為法當諱之允曰公帷幄一角寵臣有罪  
首去同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也中書侍郎崔  
鑿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  
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現帝不以實對帝怒  
殺之

北史列傳魏元魏也太武世祖燾也并州今太原

崔浩字伯深，崔宏之子，有鹽識，明元太子之世，拔用表方之，名士以崔浩所為時位司徒，神廟二年，集諸冬，撰錄國書，浩等叙成三十卷，金史閱湛等，論浩請立石以勸直筆，人有念毒者，構浩太武，浩誅於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

府允字伯恭，諱隱，諱也。惟幄寵臣，言黑子曾侍帷幄受寵也。原除罪也。重再也。謂已受賄若更隱諱，是再造欺罔之罪也。崔鑒公孫質時皆為侍郎，測度也。姑且也。二子教翟子且諱其實，故翟子反怨高允而終致殺身也。

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現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

太子太武長子晃也。崔浩字伯深，位司徒，與允等脩元魏先代國書，浩信令史閔湛之諂，刻文于石，以彰直筆。太武以浩等暴揚國惡，收浩誅之，將及

於允，故太子教允入對也。脫熊氏曰：「儻若也。」一說脫謂脫其罪也。當屬上句亦通。 **國** 或謂脫謂脫其罪，脫字屬

上句者非是

太子見現，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其臣鄉向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蓋其生耳。實不問臣。」

亦無此言不敢迷亂

總裁謂總其大綱而裁度之也著述謂著其事而述其辭也迷亂失次謂昏迷荒亂而無次序也丐其生乞其命也太子委曲告帝欲免允死而允終始無二雖知殺身滅族終不易辭允其可謂直哉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祛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祛殺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

子勳容稱嘆

旌表也太武以允臨死不易言為信為臣不欺君為忠特原其罪以表示於人讓責也義無獨殊謂已與崔浩生共史事以受榮寵義不可獨生而使浩死也再造猶言再生也觀允對太子之言其忠義為何如哉後允歷事三朝官至中書監年九十而卒

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崔黑子故也靜修劉氏曰高允告黑子之言忠情之直亮而作史者遽繼之以庶或見原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

為微俸之資又以為恐負翟黑子則允所以為是者非以義理當然而為之也此皆史臣不明義理遣辭之際輕為增損使允忠亮之心不白於天地之間豈直筆可信之史乎

崔浩同為國史浩既被罪允義不可苟免自陳於君父之前不欺其君若高允可謂其仁矣

○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入京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

母貞  
猶係也  
經也

姨母之姊妹曰  
又事之姊妹曰  
我者也  
姨兄姊之子長於

童蒙訓君行字潛其名也虔州今贛州府泗郡名京師宋都汴今開封府也子弟欲偽作京師戶籍以便應舉而先生不可其後三子連中進士李朴仕至待制贈君行開府儀同

○崔玄暉傳母盧氏嘗誡玄暉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駁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貧資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

唐書列傳玄暉傳陵人時為庫部員外郎母盧以是戒之姨兄爾姨之兄也貧乏則居官必廉謹故

曰好消息貴富則持身必真污故曰惡消息此實  
堅確之論議也

比被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赴其父母父母但  
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  
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列縱無大咎  
獨不內愧於心玄暉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

親同姓也表外姓也祿俸餘資持奉父母實為善  
事若竊公家之財受所屬之賂皆與盜賊何異雖  
國法倖免中心豈無愧乎玄暉奉教克盡廉謹後  
仕唐中宗至宰相吁無是母焉有是子哉

○劉器之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  
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  
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  
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  
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呂氏雜錄器之名安世大名府人世稱元城先生  
宋神宗朝進士官至諫議大夫寶文閣待制卒謚  
中定勤謂勤於從政謹謂謹於持身和謂和於待  
人緩謂緩於處事然緩非迂緩蓋欲遇事從容而  
詳審也故張公後因後生之問遂正色以天下事

門人如劉彝錢鏐  
孫覺范純仁錢  
公輔是也

安定教余未  
詳見本卷實  
立教第四條  
劉彝奏對  
語

詳見  
本卷實立教  
第一條

皆因忙後錯為答斯言也可謂簡要切當而不可  
易者乎

○伊川先生曰安定之門人徃徃知稽古愛民矣則  
於為政也何有

遺書稽古即經義齋之事愛民即治事齋之事講  
習有素其於為政又何難哉

○呂榮公自少去聲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  
守官會檜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  
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童蒙訓舜從榮公第二子名疑問舜從字也榮公

次五章  
實夫婦前

紡以車績以指  
織以機紘以箴  
也

生平未嘗求舉於人故舜從克紹父志嘗曰職事  
不敢不勤他事不敢不慎此雖不求知而人必自  
知也孔子曰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舜從似之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度且  
行時屬竹下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  
兄弟備養去聲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  
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紘以為家  
業終無嫁意

列女傳孝婦後漢時人行戍守邊也屬付託也夫  
徃從軍以母託孝婦為養慈愛愈固者謂夫雖死



夫死不嫁節也  
養姑而生事  
葬祭以盡孝  
也

而姑慈婦愛愈牢固而不衰替也紡績織紝者治  
絲枲而織布帛也終無嫁意者終身誓不改適也  
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去聲無子而早寡也將取嫁  
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之夫  
扶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  
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  
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  
葬之終奉祭祀

夫喪既畢父母欲取再嫁孝婦誓以必死遂使終  
養其姑歷二十八年而姑踰八十以終且盡賣田

宅以營塚壙終奉祭祀之禮孝婦其賢乎哉

淮陽太守以聞使使去聲者賜黃金四十斤句復福之  
終身無所與去聲號曰孝婦

淮陽即今陳州太守以孝婦聞之于朝因遣使賜  
金且復除其家之戶役終孝婦之身無所干與故  
當時號曰孝婦云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去聲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  
奇其清苦故以女妻去聲之裝送資賄悔甚盛宣不悅  
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  
宣字子都渤海人少君父史失其名蓋必有德學

清謂澹泊苦  
謂愛勤學以  
清苦而成行  
以清苦而立  
士能如此亦奇  
也

俗語無為之兒

而隱者觀宣從之學可見矣裝送甚盛桓氏稱家  
之所有也恐妻習富驕而辭之者宣平昔清苦之  
志也

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  
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  
悉歸侍御服飾更評著酌短布裳與宣共挽晚鹿車  
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大人稱其父先生稱其夫也約儉約也侍御婢妾  
也服飾資裝也少君聞夫言遂以婢妾資裝歸之  
于父別著短布衣裳與夫同牽鹿頭小車歸家拜

引車白挽鹿車  
少車可容一鹿  
者

姑躬執婦道宣至哀帝時任諫大夫累上書極諫  
帝以宣名儒優容之後拜司隸校尉不避權勢為  
王莽所害宣子永事光武官至魯郡太守永子昱  
嘗從容問祖母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  
否少君曰先君有言安不忘危吾安敢忘哉愚按  
此章可為後世法戒者有三善焉世俗擇婿必慕  
富貴桓氏家本富饒而能以女嫁清貧之士一善  
也女婦之性率喜貴富而恥賤貧少君生長富驕  
一聞夫言即能屏侍御服飾克安貧賤二善也常  
人當貧乏之時多不能安命自守妻之貲財孰不

以為當得宣一切辭之不啻涕唾三善也讀者詳之音兼

○曹爽從妹弟文村妻譙樵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文文村蚤死服闋自以年少去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短髮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狀又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村父上書與曹氏絕昏疆赴迎令女歸

爽字伯昭魏宗室譙郡今亳縣闕終也斷截也令女夫死無子恐家嫁已截髮截耳依夫兄曹爽以居及爽為司馬懿所殺夷其族令女村父疆迎令

女歸父母家也

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去聲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阻乃微使人風去之令女嘆且泣曰吾亦准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戒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短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床席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

冀望也風微言動之也惟之思之也令女父憐其蚤寡且夫家已盡望冀少阻守節之意因使人微諷欲令改適令女復截去其鼻故見者莫不悲酸也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爾何辛苦乃爾

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去聲哉今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去聲吾豈為乎輕塵棲弱草謂易散難依也人生兩間與天地並立以其有仁義也故仁者不以盛衰而易吾之節操義者不以存亡而變吾之心志若以盛衰存亡而變易之則不仁不義是為禽獸之行也魏晉之際廉恥道喪背君父而事仇讎者比肩接迹聞令女之言觀今女之行寧不愧乎後司馬懿聞而嘉之聽令女養子為曹氏後

**正讀**  
人生世間而貴於萬物者以其有仁義也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杖鼓譟先到喻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為賊誣捶主擊樂評死本傳楊在鼓譟鼓舞呼譟也奔竄奔走窟匿也姑老不能出避盧冒白刃而往者義欲救姑不顧其身也幾死謂被賊擊傷近乎死也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能獨生

本傳載云去姑曰歲寒和相相今乃見婦

仁義者人性之所固有，其所以異乎禽獸者此也。故鄉里有急，仗義者尚過救之，况為人之子婦，其可棄姑而不救其難乎？若萬一姑獨被禍，則為婦者又何面目而獨生哉？盧氏惟其知之明，見之審，於是捐生以赴，而不顧其身，誦其言千載之下，凜然猶有生氣，嗚呼！天理民彝之在人心，終古而不泯滅者，於此可見矣。

○唐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群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齋出之，驅迫以前，踞竈

前謂前行  
括之謂捨其  
妹也

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群盜乃捨之而去。

奉天縣名永泰，代宗年號，剽攻劫也。曳，拖引也。姊義不受辱，投崖死者，捨生得死也。妹繼投，折足破面不死者，捐生而幸不死也。二女貞烈，當時丈夫有不能及者焉。

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洵其家丁役。四年丁巳成丁

京兆，今西安府第五覆，姓琦，字禹圭，蠲除也。郡守

以二女貞烈上於朝遂旌門除其家丁役○已上皆列女傳

○繆木彤容少壯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期有鬪爭之言彤深懷忿嘆乃掩戶自搥職瓜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去聲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平為敦睦之行去聲

漢書獨行傳彤字豫公搥以杖擊身也叩頭以頭擊地也更改也敦厚也睦和也彤忿諸弟求分財異居乃閉戶用杖自擊其身因呼已名責數之曰

彤汝平昔脩其已身謹其行事學聖人之禮法汝心將欲施之當時以整齊天下之風俗汝今何不能自正其家而欲分異乎於是諸弟諸婦聞彤自責悉俯地擊首以謝遂改成敦睦之行嗚呼彤之德固有以感動諸弟而諸弟亦可謂善改過者矣宜乎子朱子著于小學以為世勸也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鄰玩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異求者田地假令去聲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

援據擊援他人為證據也論曉也如何問之以發動其良心也下淚而諸證人灑泣普明兄弟悔過可以見心之天矣

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北齊循吏傳瓊字珍之南清河即今高唐州乙姓  
普明名也斷決也援據攀引也言積久不決攀引  
干證在官者至百人也兄弟難得田地易求人  
之心所固知也普明兄弟一為利欲所昧喪其良  
心及見郡守涕泣以諭諸證人感動垂涕一時弟  
兄與起本然之良心知兄弟之果難得於是分住  
十年之久復同義聚向之爭競利欲之私如塵消  
鏡淨矣孰謂禮義不足以感人哉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  
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凶虐  
朱屢慮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嘗使祥妻覽妻亦  
趨而共之朱患之乃心

晉書列傳覽字玄通祥孝奉繼母見前楚達謂撻  
之痛楚也成童十五歲也覽年幼見兄被撻抱持  
泣諫其友愛出於天性然矣至於祥妻受虐覽妻  
亦趨共之則非得於觀感之深者其能然乎由是  
其母遂心凶害一門之內母子之親兄弟之愛婦  
妯之和為何如哉其後祥位三公覽至光祿卿迨  
其孫道遂相元帝立國江左子孫衣冠蟬聯不替

晉司馬氏初都洛陽  
篇西晉後都建康為  
東晉依過江東仕元  
帝時永嘉西晉愍帝  
年號  
石勒字世龍本匈奴  
人及秦高立姓名  
稱趙王是為後趙

吁非孝順之至者誰能致是哉

○晉右僕射夜鄧攸永嘉末沒于石勒過泗水攸以  
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少走擔其兒及  
其弟子緩度鐸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  
有一息理不可絕心應平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  
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  
晉書列傳攸字伯道平陽人僕射官名永嘉懷帝  
年號石勒胡人僭據自立為後趙泗水在淮北攸  
遭亂出擔其子與弟之子緩以避自度其力不能  
兩全因棄己子以全從子觀其告妻之言可見矣

熊氏曰既不能兩全則寧棄己之兒以毋絕亡弟

之後卒以無子命也

時人義而哀之為語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

兄弟子緩服攸喪三年

時人哀之者義也弟子緩服喪三年者義之當然

也熊氏曰君子殉義以安命存亡絕續皆天也人

事所當為者為之而已爾

○晉咸寧中大夜役更衮二兄俱亡次兄毗復

危殆癘利氣方熾唱志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衮獨

留不去諸父兄強訶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

本傳

是日過泗水棄子  
及暮子追及明日  
數不之於樹而去攸  
棄子後妻不復家  
過江納妾記其家  
乃攸之甥攸素有  
行聞之感悵遂不  
復畜妾至咸和元  
年卒  
史臣曰棄子存姪  
以義漸恩若力所  
不能自可割情向  
至預加微纏絕其  
奔走斯豈慈父之  
之心乎以無嗣宜哉



初哀又常成哀酒  
每醉輒自責曰奈  
何廢先訓於墓前  
自杖哀食作苦賣  
以供母母見其勤苦  
曰我無所食哀曰  
母食不其交將何  
居母感而安之  
列郡察舉皆不  
就時號度異行

書夜不眠其間潤復撫柩哀臨赴不輟拙如此十有  
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或哀亦無恙  
晉書孝友傳咸寧武帝生號哀字村褒州郡察舉  
皆不就家貧作官以為養母甚安之疫疫癘之疾  
也毗哀次兄名熾盛也次舍也間空隙也臨哭也  
輟心也差愈也恙病也哀兩兄已死次兄毗又病  
舉家皆以疫癘之盛出舍於外以避之而哀獨留  
於家日夜以奉兄疾有間隙則撫亡兄之柩以哭  
積百餘日兄病得痊而哀亦終無病也熊氏曰為  
弟者但知盡吾事兄之道而已理正則邪氣自不

廳與廳同  
古治官虎曰  
聽  
又中庭曰廳  
事言受事察  
訟於是

能干史言哀亦無恙以見疫疾不能染人世俗畏  
忌之說於是可以少息矣難音  
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  
熊氏曰人之所難哀能行之猶歲寒見松柏之後  
凋也後世乃有視兄弟如路人有急難疾病而不  
相救恤者聞此寧不有愧乎  
○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  
津恭謙兄弟日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  
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幙半隔障為寢

偃猶臥也

假覆不脫衣冠  
而寢也閣謂  
室之門

羅又列也

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

北史列傳播字延慶事元魏孝文帝為平東將軍  
椿字延壽位至司徒津字羅漢位至司空兄弟每  
日相聚共食廳堂旁施幃幔以便休息未嘗一入  
於內也

椿字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承候安否  
兄老醉歸第既扶持還於私室又慮年老醉後不  
安故假睡於兄寢閣之前終夜審候其安否也

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莫暮參問子姪  
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

台鼎  
四星之有三台曰  
鼎之有三足也

台三台鼎鼎鼎三公之位當世稱為台鼎夫兄弟年  
並六十則皆老矣並登三公則皆貴矣而弟朝夕謁  
問兄不命坐弟終不坐所謂相事如父子者是也

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  
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

兄近出歸遲雖日斜而弟不先食食必親授匙箸  
品嚐而進命之食而後乃食也

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祛次附  
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  
爨亂庭無間調言

總布也  
十五升布  
總麻之服同炊爨  
四世不分異也  
間言異言也

勅嘗疾醫曰  
用髮灰可治大  
宗自剪髮以  
加藥

肆州今代州也弟既出仕兄居於家四時嘉味必  
待寄兄然後食之一家百口雖總麻服輕者亦同  
居而無異言孝友之行光耀簡冊至今而不磨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獬好酒而酗御嘗醉射殺  
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射殺牛弘聞無  
所怪問直答曰作脯甫坐定其妻又曰射殺牛六  
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拙

隋書列傳弘字里仁安定人獬弘弟名酗使酒也  
脯乾肉也熊氏曰弘弟酗酒至殺兄之駕車牛其  
傲狠無禮亦甚矣弘無所怪問雖因德性之寬洪

亦由兄弟友愛之心重故外物不足以經意也且  
弟之賦性傲狠既未易回則其醉酒所為亦不足  
責牛死脯之乃事理之宜也及妻再言而激怒之  
而弘所答如此使弟聞之亦可以愧報矣且兄弟  
之離間多起於妻孥之譖言因纖芥之隙而聽信  
其浸潤至於構禍不可解者多矣聞弘之風蓋亦  
少省而知戒乎舜之於象至於殺已而愛象之心  
不衰况一牛之小乎宜弘之不以經意也穰音

○唐英公李勣貴為僕射夜其姊病必親為去下同然  
火者粥火焚其髮姊曰僕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此勣

僕射  
射ヲ習ス古又ヲ  
至ル言也

曰豈為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勸亦老、雖欲數粥為姊、煮粥復可得乎、

唐書列傳、勸字懋功、仕唐高宗、至宰相、夫貴為宰相、僕妾既多、而姊病、親為煮粥、其友愛之情至矣、觀勸之言、政所謂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為悌者也、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胸、其皆曰、衣得無薄乎、

范太史集、公兄名康、字伯康、奉如嚴父、敬之至也、保如嬰兒、愛之至也、老人腸胃弱、易飢、氣體

虛、易寒、易熱、故公撫問之勤如此、世之事父兄者、當以公為法、

○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群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游、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

童蒙訓、晁氏、宋濟州人、以道名、說之姑夫、父之姊妹夫也、尊姑夫、祖之姊妹夫也、外姓尊屬、父之執友、皆不敢言字、而以姓及行位稱之、後生子弟、所

故家舊家、惟獨也、以道名、說之澶淵人、若及也、首者、曰某姓第幾叔、長者、曰某姓第幾兄、姑、父之姊妹也、尊姑、祖之姊妹也、父黨、文游、父之友也、稱姓、稱行、稱位、而不呼字、皆謙有子之節也、

此一章  
實朋友之交

當法也說音悅行

○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上睦其子不肖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

童蒙訓孝肅名拯字希仁廬州人仕至樞密副使謚孝肅予與二字通用夫銀百兩中人一家之產一以為受其父寄當還其子一以為亡父未嘗寄人而不肖受嗚呼斯二人也非唐虞三代比屋可封之人歟惜乎史失其名不得表白於後世也借呂榮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

古人謂孟子子人無有不善故皆可以為堯舜蓋疑辭此指讓金而言猶此等事也

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賊害也世人喜言無好人者必其身不能行善故

發是言此所謂自害也孟子云人皆可以為堯舜

蓋觀自己之性本善有可為堯舜之道而知之也

**正誤** 人性皆善未嘗有惡世人喜言無好人者則

害其身矣孟子嘗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蓋堯舜之

聖人讓金各循天理而無所欺耳今觀此

之心也豈可謂世上無好人哉觀於此而知之他

本此字作已字則與上

○萬石君石奮歸老子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為小吏未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

後三章  
實通論顯倫  
之美

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請唯笑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

漢書列傳石氏趙人後徙居長安事高文景武四朝奮四子長建次申次乙次慶奮與四子皆位至二千石故號曰萬石君歸老致仕也路馬駕路車之馬也下君門式路馬敬之至也子孫歸謁必朝服以見厚之至也請以言責之也便坐便側之處非正堂也對案不食謂飲食設於案對之而不食也長老族屬中之年老者也肉袒袒衣露肉也固謝再三謝也君以子孫有過不食自責待其再三

謝罪請改然後許其改過而始復饌也

子孫勝升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錄如也唯謹

申申其容舒也訢訢恭順也燕處必冠而容貌申申者敬而順也訢訢而唯謹者恭順而不敢肆也上時賜食於家必稽啓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誡皆自以為不及也

稽首俯伏頭至地而身伏也稽首俯伏而後起食者在家如在上前敬謹之至也執喪哀戚甚孝之

內史  
都內<sub>ノ</sub>内<sub>ノ</sub>守<sub>ノ</sub>守<sub>ノ</sub>守<sub>ノ</sub>  
武帝大初<sub>ノ</sub>守<sub>ノ</sub>守<sub>ノ</sub>守<sub>ノ</sub>  
守<sub>ノ</sub>守<sub>ノ</sub>守<sub>ノ</sub>

至也。質行質朴行實也。齊魯之儒素以質行著稱。今聞萬石君家之孝謹亦皆自以為不及也。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樣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sub>之</sub>蓐裙<sub>ヲ</sub>廁<sub>ヲ</sub>踰<sub>テ</sub>投身自浣<sub>ス</sub>緩<sub>ク</sub>滌<sub>ク</sub>狄<sub>ヲ</sub>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

郎中令內史皆漢官名無恙猶言無病也五日洗沐者漢法居官五日則休假一日以洗身沐首也子舍寢室邊小房也侍者奉侍之人中蓐廁踰皆近身衣也建年老已貴休假則私問侍者取親裏

衣躬自洗濯而不欲親知者蓋盡己之心而又欲親心安也非純孝能是乎

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sub>實</sub>人<sub>入</sub>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外門家之外門讓責也固當反辭以深責之也謝謂慶謝罪也罷慶者罷遣之使改也里門二十五家之門猶今巷門也因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深責之以其恃貴安坐車中使里中父老走

避故後諸子入里門則奔趨至家也

**正誤**

謝罷慶謂告今

慶去也晉灼曰以言相告曰謝或以乃謝為句又謝為慶謝罪者俱非是○奔趨作步趨

○疏疎廣為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今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洛數朔問其家金餘尚有樂斤趣役賣以共供具

漢書列傳廣字仲翁兄子受字公予東海蘭陵人宣帝立太子拜廣為太傅受為少傅太子年十二能通孝經論語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豈如相隨出關歸老故鄉受叩

頭曰從大人議於是公卿故人祖道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歸以所賜金日為酒食以會宗族故舊賓客趣與從同言促賣餘金以供酒食之具也

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稅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

產業基址謂田宅也費且盡謂賜金將盡也說誘也君謂疏廣丈人謂昆弟老人所處也言此計謂



勸買田宅也。田宜從人所出無泄我言之或解所  
昔非是

廣曰吾豈老悖而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  
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  
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

老悖謂年老而乖悖也。舊有田廬。勤力可給衣食。  
贏餘猶云多餘也。有贏餘則子孫倚之而怠惰也。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扶富  
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  
怨。又此重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

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熊氏曰。賢者為多財所累。則志有所分。而不得務  
其遠者大者。愚者多財以為資。則驕盈後靡。必致  
重其過惡。而喪身敗家矣。且財利積而不散。怨必  
歸之。故在己則益其過。在人則生其怨。然世之人  
但知營私較計。增益田宅以貽子孫。而不知教之  
德義。以為長世之道。則其多貲。徒以重其淫侈。長  
其愚騷。所謂田宅貲財者。卒亦不可保也。疏廣此  
言。豈非為人父祖之鑒乎。

○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侯之。龐公

孽田間高處也

富貴者易危  
勤勞者常安  
理勢然也

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  
畎畝而不肖官祿後世何以遺下位子孫乎

漢書龐公字德公襄陽人劉表漢宗室為荊州刺  
史釋耕謂耕罷而暫息也畎田間溝也表以龐公  
耕而不仕無官祿以及子孫也

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  
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

遺之以危謂富貴多危機也遺之以安謂自食其  
力而無後患也安危雖殊豈云無所遺哉表聞其  
言嘆其立志高尚不可以利祿動也

○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  
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  
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晉書列傳淵明字元亮晉世嘗為彭澤縣令後劉  
裕將謀篡奪遂賦歸去來辭以歸更名曰潛家累妻  
子也力僕隸也命其子善遇之者以其亦人之子也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掃帚等奉孝芬盡恭  
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  
溫顏色二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  
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

陶淵明有五子長  
曰儼次曰俟次曰  
份次曰佚次曰佟

北史魏崔挺傳挺字雙根二子長孝芬仕至太常  
卿次孝晞仕至趙郡太守孝晞事兄克盡恭順坐  
食進退不命不敢恭之至也雞鳴而起且溫顏色  
順之至也錢帛不入私房者所謂無私蓄也言  
有頃分給者所謂莫不均一也諸婦亦相親愛者  
得於所觀感而興起也

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  
巨及溫清地正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  
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赴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資  
略代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

與也

孝芬父母叔父皆卒故兄弟奉叔母如親母也溫  
謂冬則禦其寒而致其煖清謂夏則禦其暑而致  
其涼也啓者出必告也覲者反必面也家事大小  
及有所得四時長幼分給皆聽其裁度如是者歷  
二十年如一日也

○王凝常居慄栗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  
若朝朝廷焉

文中子開朗篇疑字叔恬文中子之弟唐貞觀中  
起家拜監察御史慄嚴謹賴子孫非公服不敢見  
處閨門如處朝廷其嚴謹可知矣

監察御史  
唐制堂分察百寮  
巡按州郡獄訟軍戎  
祭祀管作本有出納  
皆錄焉

御治也

史記什器  
索隱曰什數也八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十為數

又禮書  
師古曰古者師行三五為什食器之數也其之故曰什物什具今久通為生之具為什物亦猶從軍作役者人為大共畜調度也

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  
治家之教謂勤而不怠儉而不侈恭以持已恕以待人也正家之禮謂既長而冠既冠而娶喪以慎終祭以追遠也

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

熊氏曰聖人之書乃禮義之宗公服禮器乃禮法之守故不可以借人而亦不可借於人也垣屋什器堅則久而不壞朴則質而不奢若華靡飾外則苟費矣至於經畫門巷栽植樹木必方整成列若

傾斜尖次則苟亂矣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評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唐書孝友傳公藝東平壽張縣人高齊至隋唐皆旌其門麟德二年高宗因封禪泰山駕幸其家問其合族之方公藝書大小忍字百餘以獻蓋謂處

卑幼責望至尊長之不均  
尊長責望至卑幼之不備是更相責望也

家睦族不過大忍小忍而已責望乖異皆起於不能忍也吳氏澂曰今之人有父子異居兄弟別籍習以成風恬不為怪原其所始皆因小嫌浸成大戚往往相視如讎敵曾不知忍之道也凡人所居儻能大書忍字榜於堂上卑幼所為或有違於尊長之意欲治之則觀忍字含忍而不治尊長所為或有不合於下情欲言之則觀忍字隱忍而不言夫如是上知忍而不敢陵下下知忍而不敢犯上乖爭之忿息和悅之情生雖累世綿遠聚族盛大百年如一日千口如一身矣此公藝所以九世同居而不替也

居而不替也

○韓文公作董生行自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肥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

昌黎文集公名愈字退之任唐官至吏部侍郎卒謚文宋神宗朝封昌黎伯從祀孔子廟庭董生名召南桐柏山在唐州淮水之所出肥水在廬州合肥縣東馳千里不休言淮水自桐柏出流千里之外始至海也肥水之流不能千百里以比董生居下不能及遠也

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年時縣入董生召邵南隱

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  
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色錢

安豐縣名貞元唐德宗年號昌黎文集有送董召  
南序言其累舉進士而不得志也

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晝日不得息或山  
而樵或水而漁入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感  
感妻子不咨咨

朝耕暮讀山樵水漁言其固窮守道以養父母妻  
子也甘旨起居言其孝也感感憂愁也咨咨嗟怨  
也父母感其孝故不憂妻子感其慈故不怨也

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唯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

休期家有狗乳其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  
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傍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

待狗歸躑音擲躅音切

乳生子也傍徨躑躅言徘徊住足不去也此言董  
生孝慈之行人雖不知而天知之故祥瑞之見於

異類如此

嗟哉董生誰將與傳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讎食  
君之祿而今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傳

此言今人夫婦昆弟視如敵仇貴而有祿者猶貽

父母之憂董生獨以賤貧而父母妻子怡悅如此則彼獨何心哉朱子曰上句誰將與傳疑而問之辭下句無與傳告而決之之辭也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切約在公鄉間最各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

溫公家範公綽字子寬唐丹州刺史柳子溫之子公綽官至兵部尚書河東節度使弟公權仕至太子太保子仲郢仕至天平節度使子弟多任顯職家法之嚴一時士大夫莫能及也

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去弟再會食自旦至暮暮不離去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平定鍾然後歸寢諸子復會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

兄弟終日同在書齋不久於內至暮則命子弟讀聖經史傳以廣其知識議居官治家以篤于行事論文辭以達其正義聽琴聲以禁其邪思然後歸寢歷二十載之久未嘗一日有改也

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似曰吾兄弟侍先君為

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

歲飢令諸子蔬食且引其父某日以公之兄弟學

業未成不聽食肉為戒蓋柳氏家法其傳有自也

姑姊妹姪有孤嫠離者雖踈遠必為法擇壻嫁之皆

用刻木粧奩廉顯結文綉為資裝常言必待資裝

豐備何如嫁不失時

親族女子有孤而無父嫠而無夫者皆為擇婿以

嫁奩鏡臺也刻木粧奩質素而易成也顯素絹染

為文者顯絹資裝省約而易辦也嫁不失時則男

女得遂室家之道何必待資裝豐備而使失時哉

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

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益鐵使出遇公權於

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暮歸

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屬憲以為言仲郢終不以

官達有小政

以上言家法在外者

公綽既卒子仲郢不改父道事叔父如父雖官顯

達不少變其恭敬仲郢其賢亟哉

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高摺蒙

摺如駭歸柳氏三年無少法長未嘗見其啟齒常

衣法綉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觀不乘金碧輿祗音



履  
履不跟跟曳之而行  
言其遽也

輜  
輜車行

乘竹兜子二青衣出履以隨常命松苦參黃連能  
膽和為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令之以資勤苦此言家法之在內者  
公綽夫人韓皇之女開元丞相休之曾孫女也摺  
紳褶笏垂紳也摺範猶言模範也未嘗啓齒不見  
其笑也歸覲歸寧父母也金碧輿唐世命婦所乘  
者竹兜子竹輜也言其儉約止衣絹素且不乘輿  
而用竹輜也少履曳走也丸苦味助諸子讀書之  
勞又見其慈而善教也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  
而共食之有畜犬六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

犬為去之不食

五代史江州今九江府南唐陳褒十世同居長幼  
七百餘人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唐主命復其家  
至宋一十八世不分孝友之至感動異類况於人乎

○温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  
相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  
底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  
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公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  
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謨所制也

温公  
家範昉字明遠深州人仕宋太宗為相後謚文正

國朝  
温公自謂本朝  
也

程子曰凡學者學  
處是難貧賤若富  
貴榮達即不須學  
也

子宗謬字昌武真宗時為學士邸舍客店也數世  
不分財異居而所費皆有常經故一時公卿子孫  
皆莫能及也

右實明倫凡四十五章

李氏曰首十章實父子之親次八章實君  
臣之義次五章實夫婦之別次十章實長  
幼之序次一章實朋友之交後十一章實  
通論明倫之義

小學書卷之九終

小學書卷之十

海虞 吳訥 集解  
姑蘇 陳祚 正誤  
蒲阪 謝庭桂 校刊

善行第六之下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  
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  
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  
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漢書列傳第五覆姓字伯魚京兆人章帝時為司

空倫以公正稱或疑不能無私故以為問而倫答之也朱子曰人遺馬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然竟不薦自是好但於心不忘便是私也又曰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便是避嫌然他自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會省察也熊氏曰兄子與己子同出於父何至退即安寢若此皆未得其正也實敬身首舉此條蓋欲正人之心術也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患伺似當朝潮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捧肉羹翻汚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

裝嚴  
莊著嚴整也

性度如此

寬字文饒恚怒也朝會會往朝也裝嚴猶言裝飾也夫當入朝之時衣服為婢所汚非惟不怒而辭氣不異平時可謂難哉嘗為南陽太守治民不忍施刑以蒲鞭示辱李氏曰子程子嘗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累而於道思過半矣若劉寬者雖由性度之美亦可謂能忘其怒矣學者師之

於莊而嚴厲也

**朝會** 當朝會將也

○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上幽室以自脩

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  
為儀表

湛字子孝東漢扶風人莊以持己曰矜矜嚴好禮  
者持身必由乎禮也動止有則者動靜不愆於度  
也居幽室必脩整不欺暗室也遇妻子若嚴君以  
義室慾也詳言者詳盡而不躁正色者端莊而不  
肆三輔漢以京兆尹左扶風右馮翊為之儀範也  
表率也室音質馮音亦 五明音亦 共治長七女中

建武初為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失主簿進曰  
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軌路馬孔

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建武光武年號左馮翊三輔官名平陵湛所居之  
鄉也寺者官吏所止之處浮屠入中國寄寓馮臚  
後因以所居曰寺也此曰寺門蓋湛鄉郡官府之  
居主簿湛屬吏也湛以孔子大聖居鄉黨其禮猶  
若是後人可不盡禮哉

○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懷金十  
斤以遺位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  
莫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  
密愧而去朱子錢既動則已必知之已既知則人必知之故程子論楊震四知曰天知神知

震字伯起，弘農人。自荊州刺史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密餽金欲謝舉主也。熊氏曰：君子之德明不欺天，幽不欺神，內不欺心，外不欺人。愚按震明經博學，年五十始仕，忠情亮直，一時莫及。其薦賢在於報國，密乃以利為謝，密之負震多矣。此知人所以難也。震仕安帝，為司徒，遷太尉而卒。子秉、孫賜、曾孫彪，四世皆位三公，以清白著。

○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其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鮪，已設，既而供其母。

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

令平學卒以成德。

容字季偉，陳留人。夷踞，蹲踞也。危坐，以尻著蹠而坐也。林宗名泰，太原人。性明於知人，見容異常，故與語而宿其家。容殺雞奉母，而以蔬食與之共食。故林宗起拜稱賢，而勸之學。後容遂為成德之士。熊氏曰：天下之人質性之美者固多，但不知問學，所以不能有成。非遇先達之士，獎識而造就之，鮮有不湮沒者。故非郭林宗，則何以知茅容也。○已

上皆漢書列傳

音雙 音存 音尻 音高 音切 音因

○陶侃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滿於齋外莫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

晉書列傳侃字士行鄱陽人甓磚也廣郡名時東晉立國江左中原之地為劉石所據侃欲致力興復然恐廣南事簡習成安逸故朝夕運甓習勞以勤力而勵志也

後為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歛膝危坐闕苦本外多事千緒萬端固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

踈遠門無停客

荆郡名恭而近禮愛好人倫謂持已待人皆不違乎禮也終日危坐謂心存而不苟動也闕門限也古者人君命將之辭曰闕以外將軍制之時侃都督荊州故曰闕外也軍旅事多罔有漏失遠近書疏手答如流非才性聰敏能然乎引接踈遠門無停客非勤於吏職能如是乎

常語去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捕博博

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樞蒲者牧猪  
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  
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達耶  
侃以當世喜逸游而畏檢束好荒醉而憚勞動故  
曰大禹克勤至惜寸陰常人與聖人相去懸絕雖  
分陰不可虛過自棄也蒲博雙陸之類老莊老聃  
莊周晉世清談所宗者浮華謂虛浮華靡而無實  
用也攝檢束也亂頭養望謂蓬頭放肆養其虛望  
也李氏曰士風壞於晉而人理幾乎熄矣景仲老  
莊浮華之言以助其亂頭養望自謂弘達之行而

陶侃於橫潰之際卓越自樹以矯立之其言行皆  
可為世法後立功晉室為太尉官至三公

書本傳作大禹聖者或  
什八揚聖人者非是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  
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  
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得令長  
餘得令終為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  
誅炯終盈川今皆如行儉之言

唐書裴行儉傳勃字子安絳州人文中子之孫炯  
華州人照鄰字昇之范陽人賓王婺州人行儉字

守約絳州人仕唐為吏部侍郎器識器局識量也  
文藝文辭藝術也浮燥淺露謂無沉潜深厚之氣  
象也令終善終也後賓王佐李敬業起兵討武氏  
而死勃與照鄰皆溺水而卒唯炯仕終盈川縣令  
故世以行徐之言為然

○孔戡堪於為義若嗜慾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  
避退怯如懦懦夫然

昌黎文集戡字君勝孔子三十八世孫於義若嗜  
慾言好之篤而必欲得之也於利祿若懦夫言常  
退避而不急於進取也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墻郡邑未嘗知既至每  
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為大皆許納拜未嘗  
唉語款洽

柳氏家訓外藩謂公綽歷江南邠寧河東三道節  
度使也子至不欲知者恐人有所餽遺也戟門者  
節度門得列戟也至門下馬幕賓納拜者子弟之  
禮當然也

○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  
未嘗不束帶三為大鎮既赦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  
必讀書子不釋卷



仲郢字論蒙公綽子嘗為劍南山南天平三道節度使端坐拱手者嚴於持已也既無良馬衣不熏香者儉以律身也公退手不釋卷者勤於問學也

**正誤**

公退讀書不釋卷者仕優而學也

家法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賚賦吏法凡理藩府急於濟貧卹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逋弊謨租必貫世免館傳味怨必增飾宴賓犒加到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帑倘藏去必盈溢逸於始至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為去選壻出俸金為資裝嫁之

家法柳氏傳家之法則也不奏祥瑞以下即所傳居官之法也貸寬也假以錢米借之也逋負欠也貫除也館傳館驛郵傳也食儲倉糧也帑藏庫藏錢帛也不奏祥瑞恐獻諛於上也不度僧道恐異端惑世也不貸賦吏恐貽害於民也急於孤貧假貸者振恤之道當然也廩軍食必精豐者兵食當重也逋租必貫免者民力當寬也館傳必增飾犒軍必華盛者賓旅待之當厚也至若交代而食儲帑藏盈滿如始至者出納有稽用無所私而致也孤貧衣纓家女出俸金以嫁者仁厚之至也

○柳玘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  
曰玉玉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  
一月俸金爾豈於女汝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  
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咤又敢言

涯字廣津唐文宗朝拜相掌利權謂居相位又兼  
度支益鐵榷茶等使竇氏女涯女嫁竇訓為妻也女  
歸寧請七十萬錢以買玉釵涯以為妖物而不聽熊氏  
曰涯實吝嗇以正拒之然妖物必與禍隨則各言也蓋  
妖巧之物人必貪競固有召禍之道也推音繳  
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者

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  
萬錢其可久乎馮為賈相餽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  
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  
地黃酒出飲去之食頃而終賈為去出涕竟不知其由  
外郎負外郎馮球也賈餽字子美與涯同相馮事  
餽家親密蒼頭漢世僕隸以蒼為中異於凡民也  
二青衣二童使也浹周也浹旬十日也馮見餽之  
奴專擅威福密召而戒之奴恐其告主乃用毒酒  
托地黃為名使童子出飲之而死果符王涯之言  
餽雖悼之而莫之明也

又明年王賈皆違堦禍噫王以珍玩奇貨為物之妖  
信知言矣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  
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  
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于牆  
廡武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

溝遇也臧獲奴婢也明年涯餽俱為仇士良誣奏  
被誅故玘以為涯知王釵為妖物可謂知言然不  
自知冒權固位與小人為比其勢之盛甚於物之  
妖也球以郎吏貪財好貨不能律已正家乃欲盡  
忠所事而戕其身又何足言也餽居相位蒼頭害

門客於至近之地而不知又豈能保其貴富哉音

被  
**正誤**  
知言者知

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熊氏曰奇巧之物不可貪一戒也恩權之盛不可  
恃二戒也溺愛徇私不能正家三戒也失幾漏言  
殺其身四戒也不親正人嬖幸昵近威福恣行禍  
機發而不知察五戒也○已上皆柳氏家訓

○王文正公發解去南省廷試皆為首冠去或戲之  
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酌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  
之志不在溫飽

誠三場  
言鄉試有誠廷試  
皆第也

不勤其心謂富貴  
不慕貧賤不厭  
毀之不知譽之不喜  
得而不歡夫而不戚  
也

東軒筆錄公名曾字孝先青州人宋真宗朝鄉試  
省試廷試皆第一劉子儀學士戲之公答之以此  
後仕至丞相卒謚文正石氏曰士之積道德富仁  
義於厥身蓋假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  
屑屑然謀於衣食歟

○范文正公少壯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于歡  
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歐陽文集毀謂人非之也譽謂人稱之也先憂後  
樂公岳陽樓記語美公素志而形於言此所以貴

富賤貧毀譽歡戚無一動其心也朱子曰文正公  
自做秀才時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  
便做出許多事業也

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  
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  
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事上謂事君遇人謂待官長及凡處人接物皆是  
也趨奔競也捨棄避也曰者亦公之自言也一以  
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即所謂為之自我者當如  
是也其有所為必盡其方即所謂成否聖賢不能

自信  
守其正也  
如  
盡其方也  
事上待人一以自  
信而不趨利不  
避害有所為必  
盡其方而成就  
不苟焉容心於  
其間有行法俟  
命意

必吾豈苟焉之意哉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晁無咎錄公平生誠實不欺故不可對人言者則不為也何氏曰先正嘗以溫公此言與趙清獻公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告天相對為座右銘此誠士君子立身行己之法蓋能不忤於人則不愧於天矣雖云二事實則一理天人之際豈相遠哉  
○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占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魏志高士傳寧字幼安漢末避亂依公孫度於遼東日講詩書所居成邑民化其德魏文帝立召寧寧浮海以還文帝明帝皆召之使仕寧陳情不仕而終古人危坐如跪兩膝頭著榻處皆穿蓋未嘗箕股而坐也著

○呂正獻公自少去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叩隕出無隋容凡嬉笑俚里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伎忌游宴以至於博奕奇玩淡然而無所好申公家傳治心者收其放心也養性者養其德性

窘迫促也  
鄙俗也

也嗜欲滋味男女飲食也遽色急遽之顏色窘步  
窘迫之行步也聲伎歌樂巧戲也奇玩圖画之類  
也何氏曰養性在治心治心當寡慾蓋天理人欲  
相消長有一分人欲即消一分天理自薄滋味以  
下皆寡嗜慾之事也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素人及至接人則渾  
是一團和氣

外書端坐如泥塑人即所謂望之儼然也接人一  
團和氣即所謂即之溫也劉安禮云先生德性充  
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

從先生學十年未嘗見其有忿厲之容

○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即此  
是學

遺書先生嘗以書札為能表志然其作字甚敬蓋  
敬則自然字好為學之道當然也朱子曰這亦可  
以收放心非是要字好銘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  
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

焉神明厥德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  
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

元城語錄忠定即器之也朱子曰温公所謂誠即大學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也真氏曰按忠定問學道從何入温公曰自誠入又問誠自何入曰自不安語入南軒張氏嘗疑之今以朱子此說觀之則知誠之為義經傳所指不同温公所謂誠主於不欺詐無矯偽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者非指誠之至者言也

劉公初甚易異之及退而自隱隱括目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微肘希矛謀希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去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櫛括矯揉曲木之器也掣挽也肘臂節也掣肘謂臂欲運動而人挽之不能運也矛有鈎之兵盾即令傍牌也矛盾謂矛欲傷人而盾蔽之不能傷也劉公初易其事後退自矯揉乃知言行有違自相掣肘矛盾者衆故勉力篤行七年而後內外相應坦然由之有餘裕矣

坦寬克又平也

○劉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軟軟側肩皆竦聳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元城語錄踰時過一時久也心為一身之主百體皆聽命元城存心正直故見於外者如此朱子曰

談戲謂也  
又談譚相通也

元城每與人相見終日不甚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曰人坐久必傾側久坐而不傾側必貴重有德人也

○徐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卒謚節孝先生童蒙訓仲車既冠徒步往從安定學時門人千數獨以別室處之父羅城君早棄家不知所終盡孝於母朱子曰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

終身不為惡也

綺有文縵

今之細綾也

黃白麻絲自然之色青碧漆造使然之色

○文中子之服儉以絮潔無長之物焉綺羅錦綉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綺文中子事君篇儉謂不侈絮謂不活長冗長也無長物謂稱用而已無多餘者也綺羅錦綉非儉素之宜用也

○柳玘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裁終夕食斲核葡萄飽而已

柳氏家訓高氏兄弟唐人長鉞字翹之翰林學士次銖字權仲給事中次錯字弱金禮部侍郎速召



也。裁切肉也不二，無無味也。齧齧也。葡萄菜名。夫兄弟皆位清要而飲食之奉若此，則其他可知矣。

○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丘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輔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溫公訓儉文公名沆，字太初，洛州人。宋真宗朝拜相，卒謚文靖。封丘門，宋汴都外門也。僅容旋馬，謂容一馬之旋轉也。隘，窄狹也。太祝奉禮，皆典祭祀者。公言今日為宰相廳前，誠窄若子孫為太祝奉禮居之，則寬廣矣。

○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異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止，如一月乎？

公名知白，字用晦，滄州人。進士及第，授河陽節度掌書記。至真宗朝，拜相。漢公孫弘，事武帝為相，而曲學多詐。汲長孺，面數之曰：弘位三公，俸賜多而

為布被此詐也公奉身儉約故時人引是為誚嗚呼公之志豈常情所知哉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誠千萬世不易之言也

○温公曰先公為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二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有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知非也會數朔而禮動物薄而情厚

温公父名池字和中仁宗天聖中為群牧判官居鳳翔河中同杭魏晉六郡守後以公貴贈温國公酒行不多果肴器物皆日常所用者故會雖數而

卷之五  
名  
陶器綴堅者

禮則動物雖薄而情則厚此温公言其公嗜禮而

夫習俗之雅儉也

園公

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嘗悉器皿非滿按不敢會賓友常數自營聚然後酌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非

六

酒肴器物皆非易致之物故必先期營辦聚集然後召客於是會聚不可數而禮意欲求勤厚得乎此温公言當時士大夫習俗之奢侈也

嗟乎風俗頹弊知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能氏曰温公元祐元年拜相蓋欲正身以清約為天下先訓儉一篇亦為之兆爾惜不得盡行其志而遽終也

○温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不棄去之

公生真宗天禧三年自為乳兒不喜華靡蓋天性然也

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

垢弊以矯皎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仁宗寶元元年温公中甲科聞喜宴宋進士賜宴名也葉氏曰衣食所以適體固不當尖之華靡亦不必故為垢弊但安素分順性所安可也○已上皆温公訓儉文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

呂氏雜誌信民名革撫州人康侯文定公字也擊節未詳或云擊手拍節也一說擊器物為節奏以嘆咏也朱子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

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况衣食至微末  
事不得未必死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後志求之也  
其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違其本心者衆矣  
可不戒哉愚按朱子輯是書首引胎教以為之始  
至此則引咬得菜根之說以終一書之義其示人  
之意切矣讀者不可以為淺近忽之也

右實敬身凡二十八章

李氏曰首十四章實憲術之要次七章實威儀  
之則次一章實衣服之制後六章實飲食之節  
小學書集解正誤卷之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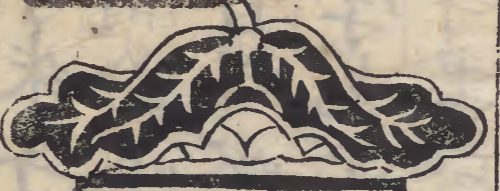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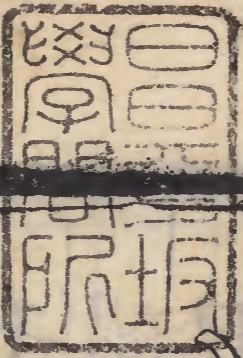
### 小學後序

學一也而有大小之分何歟盖人生八  
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由灑  
掃應對進退揖讓之儀俾目視之而身  
行之至其熟也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  
如自然而他日十五入大學則脩齊治  
平之道抑權輿於此矣傳曰下學而上  
達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入以始發而  
養其正雖哲雖賢迺可循至矣使蒙養

弗端則齟齬扞格性情言話動作不能  
趨乎矩度若劣獷奔驥其何能遏遭秦  
滅學禮法蕩盡以詩書為法律以刑餘  
為周召人罹慘刻之禍甚焉殆宋五曜  
聚奎天啓文明之運賢君繼作篤生考  
亭朱子慨小學之書不存爰集聖經賢  
傳嘉言善行輯之成秩以續夫千載不  
傳之典其書有內篇外篇第為綱目內  
寔小學之根源外為小學之流裔井然

子朱子慨小學之教不傳哀集經史子傳有  
關於小子之學者載之為書授之童蒙俾誦  
習之以為十五入大學之基本其有功於後  
學也大矣先儒註釋有古註有句解有集成  
等書皆所以發明其義而於小子之學蓋有  
補焉海虞吳先生訥又病其註釋之未備故  
即其說而益之以所見字訓而章解之謂之  
集解其有功於小學不淺矣惜其於前人註  
釋之未當者未盡釐正其間未免又有誤於  
人者余竊病焉廼不揣愚陋輒以其解之有

未通者旁考諸書以正其誤俾後學之小子  
讀此書者得以歸於義理之當而無前人誤  
解之失則於是書未必無小補云  
景泰五年秋七月望日姑蘇陳祚序



成化辛卯夏六月望日奉  
勅提學監察御史薛公命常  
州府同知謝庭桂重校刊



文政三卯

